

卷之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君也然用

舍之端君子之所已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已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臧寶已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太原閔仲叔者謝承書曰閔貫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己弗

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已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

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已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及古同



辭出投効而去案罪曰効自投其効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

邪遂去客沛曰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

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曰

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曰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相帝時安陽人魏相字仲英亦數被徵

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

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相乃慨然嘆曰使相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

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曰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

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

折頰醜狀駭人頤頰也欽頤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燮頰與我宗者乃此

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鬢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鬢鬢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

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

其教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帝曰玄纁羔幣

也



聘變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及南陽馮良

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曰為國自先

世曰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曰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曰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

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厮曉也因壞車殺

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

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曰為儀

### 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各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為牛

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閱一作閱所未及

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閱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

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曰為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

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

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閱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曰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辭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表奉高車不停軌變

閱字奉高閱字夏



不輟輓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開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

汎音範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滄混也憲初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疵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疵者古字通也將曰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

無能然示人簡矣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曰為憲隕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隕

隕柔順貌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淺深莫臻其分清濁

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

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

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曰禮

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

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譜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袁安傳謝承書

曰閔少修志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穎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相帝乃曰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干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京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

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

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家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

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

顛什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曰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吾無德曰堪

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闕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太守華歆

禮請相見固病不詣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

酷曇事之愈謹

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士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

家世名族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

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

當立乃逋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

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

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但掠

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

栢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閭曰被韜面韜藏也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曰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

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曰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曰玄纁

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

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

父報讐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曰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讐殺夫之

自感無恥之恥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

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

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曰身託蟠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

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曰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而去不復

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太學生爭慕

其風曰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首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

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生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

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

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

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

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曰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

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棄

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

楚住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也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

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

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也見韶傳



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

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

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

碩人之適曲陵曰國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黃川屯國蘭氏雷回南市

後漢書五十三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

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鳴巢所搏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

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庸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

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相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

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鶴雀也鱸音善韓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鱠然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鱠卿大夫之服象



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矣

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呂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曰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呂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畱楊倫等

倫字仲栢謝承書曰薦楊仲栢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係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呂得賢為本理呂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呂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呂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翼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嬖倖充

庭

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

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

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誠牝雞牡鳴

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呂為失教

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

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

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嘆

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朝無小

明之悔

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東刺言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大東不興於今

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歛多也

勞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

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曰王猛入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

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並見怨時

詔遣使者太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曰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

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

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

侍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舉司

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有臧賄禁錮之人也臧錮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

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君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擘等

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

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

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于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

之象也臣伏惟陛下倚邪也柱音竹主反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

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

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佞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

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

近在城郭始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

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

已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

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已其名儒未敢

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呂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自百敬德也

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曰誘芻蕘與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懟怨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已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

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曰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曰大鳥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

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纒言青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

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守丞呂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

是時人立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曰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

郡牧孫竒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竒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

下之於相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

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長安縣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竒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門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昌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

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曰廉

潔稱栢帝即位曰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猶侍講也

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

左傳閔子騫之詞

天不言語曰災異譴告是曰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

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

王者至尊出

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

則鑿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鑿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

所殺也

況已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絃壘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

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

得備納言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并已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雷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已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贖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已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呂漆間丘來奔

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已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已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已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布满天

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

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

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呂狀

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呂下匈奴中

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

餘人三署郎解帑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呂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相帝世計吏

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呂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呂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

刺史呂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

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阜陶誠舜曰頃者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

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呂貨成化由此敗所呂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揚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宜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割不忍之恩呂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

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匿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能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秉當糾持以謝一川又曰京兆尹表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闕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已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饎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已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已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已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已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已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

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夫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已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坐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已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曰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曰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蛇鬪

於鄭門昭公殆呂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

中內蛇死是時傳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

恩施惠曰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

不覺稟殺於傳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洪範曰湯自我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首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

為司空呂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表隗為司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呂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呂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成慎業業危懼尚書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

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曰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

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而欲巨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

存則無以異乎却行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而求逮於前人也

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

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

皮膚若膝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

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諛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書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

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

林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吾曰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巨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巨昌或得神巨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構杙次於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韓詩序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

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巨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敢指蝮音帝棘音東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巨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

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已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今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瘡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始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公王賢

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徒

朔方賜已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已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已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

不奢不約已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已為苑囿壞沃衍杜預

陽東上林在西



注左傳曰衍沃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係赤子之義

乎美之地也書曰若係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各有平樂苑上林苑相帝延熹元年

年置鴻德苑也可已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

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已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已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

百里人曰為小齊宣五里人曰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為小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已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復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

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已

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已誑耀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已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畱中謂所論事畱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

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已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已

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已特進就第二年

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祿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後漢書卷之四



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呂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

文王初載毛義遂階成勳呂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注五載職也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荅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

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太山其頽乎梁木其環乎哲人其萎乎禮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菑菑

送至舊坐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旒降龍騎吏四人皆帶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馬子彪嗣禮暮而小祥又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注云祥吉也言

其漸即吉也

巨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曰確盧遷侍中京兆尹光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

帝紀解見靈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巨違其難連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巨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于亳殷人相與怨恨湯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如麋粥之沸也石



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曰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曰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曰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曰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曰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融見  
曰此法當在下見標下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曰疾罷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曰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曰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曰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所瞻仰明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詣曰恩澤為

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孿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禪先見

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

兒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畧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

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

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

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且

曰表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

之大怒故遂殺之之時年四十五矣

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

帝受禪欲曰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

大夫賜几杖衣袍

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

因朝

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曰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表氏俱為東

京名族云

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

當輔君也誠曰負荷之寄不可曰虛冒

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

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曰臨權枉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

先公道而後身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

易曰王臣贊譽匪躬之故

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

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章平方之茂矣

章賢平常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

彪誠匪忒

忒差也

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曰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王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

委謂委輪也

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

為勃海王奉鴻祀

悝象善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

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瘿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剽疾也王甫司

察曰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

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曰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

功封壯武侯父揚曰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

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曰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織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曰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禮儀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已肇為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日附乃載送暴室三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已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與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

常共議私事後慶已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傳已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已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已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已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

右已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

皆為郎十五年有司已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

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亮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曰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

員掌奉王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事見孫卿子也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為也書曰垂拱仰恃

尚既曰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

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晃晃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

晃晃危特也屏營彷徨也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繒也繒

音必

雷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

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犍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卑薄

卑音

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

目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駘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

左傳季相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八又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

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揚四子皆為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

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

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蒜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暲為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已無後國除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置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儂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間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

懷王勝勝和帝子祀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黨明帝子也祀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

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爲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儀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觀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栢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壘

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畱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呂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呂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奠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呂太牢常呂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二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呂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呂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呂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栢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

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馬山屯鳳崗  
氏雷而南

後漢書五十五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著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

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鵠府五遷尚

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曰詳當見從詳審而時平當也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相馮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

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令戾園

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克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戾園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未見保傳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

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于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曰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

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曰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呂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

伏願

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曰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

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

馬之上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

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

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曰芻蕘之資居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

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已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竦進也

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已綱為廣陵太守因欲已事中之前遣

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已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

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已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已爵祿相榮不

願已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已天地誓之已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

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邊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務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裒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表聞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曰賢見引不宜退曰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閩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曰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

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

嚴湛真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去也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曰舊

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辭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曰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盜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

即中表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呂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

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已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

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校若今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淳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

相獨與長交稱薦之

然則立德者已幽陋好遺顯登者已貴塗易引故晨門有

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

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承無朱文之軫也

暢字叔茂少已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已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豐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已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音

傳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干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

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

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

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曰

聞遠曰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十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曰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曰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

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乏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俱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曰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曰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

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未操也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其妻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



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畝也

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

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曰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曰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基祭為覆之基者不信以肥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暲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暲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暲異之還白歆

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

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暲於庭

辯詰職事暲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暲自曰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暲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為暲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已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暲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暲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

芎藭諸國鼓音側 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曰獻梁冀焉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

自稱天王直或 作宜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焉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焉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焉承已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 意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已後

梁州羌動曰焉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請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焉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焉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焉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焉為度遼將軍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

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 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栢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栢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動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救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已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 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曰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曰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

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

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

父豐廣漢太守

音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

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撻擊也督

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

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

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

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

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

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相帝陵園所省巨萬巨

上遷南陽太守已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

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已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

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已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已馮貴人配附謂新死之主附於先死者之廟婦附於其夫所附

之妃妾附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

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已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已盛德良家母臨天下

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已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曰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曰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葬不可已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曰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相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邵謀誅宦官初邵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邵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邵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呂正直  
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郤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呂球謀告節節因共白  
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  
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容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  
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呂直為胥胥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已威陳球專議相思同

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馬川宅鳥園  
氏唐正德年

後漢書五十六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  
 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  
 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位  
 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召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呂縑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呂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  
 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  
 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係使也言為人傭力係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呂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

好道順帝世呂宦者

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

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呂

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呂獎進

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

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呂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

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呂所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謂為房堂而祀者

於是

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

舉帳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或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遠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已其黨復謫永昌太守已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已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相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已為生天地非人無已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

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

天降衆異已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



春園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窶之魂

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謂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死者悲於窶窶生者戚於朝野程元凱法左傳曰窶厚也交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

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

授趙高呂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

說呂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

甫呂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竊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身相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曰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曰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

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

計乎蓋曰為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

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已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已賈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已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已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鉅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鉅刻也音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已

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問之心莫不慘

見白駒之意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也伏念當今地廣而

非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

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絙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絙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

已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已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已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已後效使各結所厚少

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已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

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

名上疏言之曰聖王已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

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已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已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

冗散拜侍中已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

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已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  
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  
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  
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  
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渾中義從胡北宮伯王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  
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  
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已爲國安則  
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  
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已威恩自此已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  
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  
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  
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已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于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  
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已非罪與陶俱死耽已  
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已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



風謠善惡而黜防之也 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

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已讓毓濟由是

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相

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已誅冀功

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

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

則地動搖宮三公府也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合寧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年災

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

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

太傅典兵之官責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

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已罪行誅猶召家

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已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

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已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

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

矣

比于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

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

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官上官資並上

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曰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

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

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

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

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曰自戒

上商詩序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

摩上曰銜沽成名哉

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

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

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夫未信而諫則曰為謗已

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曰為謗已

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曰父祥為清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

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

鄙陋得曰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

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

庸用也

誠願陛下

且曰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始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

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陰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

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肯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宮戰死其妻

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

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呂嚴刑威呂正法民無罪

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

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

其首級呂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

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呂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呂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

及

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

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控控推情言不足採

控控誠懇之貌

懼呂觸忤征營懼悸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曰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敢不投書而仰歎自曰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曰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曰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為

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曰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曰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尤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曰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表益曰淮南王為人剛介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

恩前世曰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曰相帝為父豈得不曰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曰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又不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也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

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日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

計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也技孔安國注云

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

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

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曰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

杜諷辭曰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

識叶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

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西川忠貞節氏

後漢書五十七

虞傅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鄆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

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

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承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

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

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召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

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

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召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

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已相補猶有所完



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已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已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已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徒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捲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已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

除為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反

外已勸厲答其功勤內已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已安慰之鄧騭兄弟已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已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已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已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已詡譎之知其無能為也譎當作等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見安紀也

下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閔而已闕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呂募求壯士自

掾史呂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

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呂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呂采縲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呂絳縲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

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呂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

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國知齊率法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呂戒不

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

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呂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

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郭門入西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

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

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

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呂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與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  
秋稼壞敗營郭詔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巨人儼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

於前續漢書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

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

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曰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曰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

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曰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

曰寧伏歐刀曰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曰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

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曰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曰塞

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顓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

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

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呂聚歛詔上疏曰元

年呂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呂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

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呂走卒錢

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五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

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

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

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詰闕訴其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積六

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

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呂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

劾呂大逆詔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

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笞之而已詔因謂諸尚書曰小

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

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呂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同曲也數呂此忤權威遂九

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呂公

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



將

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

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

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臨危降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

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

夷黃巾燮服臣之所憂用益深耳甫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

於二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應侯有隙

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

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

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上巳靈帝猶識燮言

得識記也不加罪竟亦不封曰為安定都尉曰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曰為宜

音志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  
將軍于為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  
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一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  
 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定隴右前書韓王賜鄜商爵信  
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  
 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  
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  
 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  
 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  
 右臂右臂音  
而遮反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  
 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已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  
 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  
衣衿也士勁甲堅因曰為亂  
 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  
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  
 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  
 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曰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  
 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  
 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曰不得畱一作  
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  
 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  
 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  
 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  
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  
 遂等變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後漢五十八



地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  
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  
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曰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變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佩恩德欲令棄郡  
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呂濟天下言  
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

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

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

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

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為吾屬師乎

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

守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

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

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呂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  
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  
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鷙繼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鷙鷂也食音嗣鷙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  
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動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  
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買許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  
史左昌因軍與斷盜數千萬斷謂割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  
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  
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  
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苴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且日會賈素驕賈夕時至穰苴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  
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謂讓章等責曰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  
早從君言呂兵臨我庶可自改今重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呂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字作臬也臬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  
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梓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濬公慶父襲殺濬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  
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呂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官音義曰畜官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

素為勲

所厚乃呂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

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

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

表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呂率

眾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

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

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

樂觀多出中藏財物曰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

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章昭注曰曜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祗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為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表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

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

呂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

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

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倚執貪

放勲案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呂事聞并連黨

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

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勲曰選賢

所曰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

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

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

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自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

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日衆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

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

者允曰唯有益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日雄職乃

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

也謂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

耳勳曰不聞怒言可日為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

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

容表賜東園祕器賙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父曼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曼

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表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

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

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

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

為越王攻破城邑衆日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率丹陽太守陳寅

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乎之

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曼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日父功

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

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舉

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屬郟邪國故城在今沂州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



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  
邈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致命之

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曰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

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

劉岱

岱字公山

豫州刺史孔伷

伷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

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瑁字橋瑁

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曰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要言曰皆將王室無相害也

渝此盟明神祲之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表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眾和欲與諸

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

史崇禱羣神

巫女巫也史祝史也崇謂營攢用幣以穰風雨霜雪  
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賊乘凍而過

命多作陷冰丸曰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

復安任事二年表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  
或曰表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呂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

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呂書譬洪示其禍福責呂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

八條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閭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

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類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呂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呂捐棄翰

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

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鄉

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

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

擗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呂輔佐主人無呂為悔主人

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呂忍悲

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

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

逃去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

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

記云表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筆紹兵卧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良君懷親呂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募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後漢五十一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曰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曰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杜預注曰違奔亡也足下當覓久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曰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

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曰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劍

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善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

之畜曰為一年之資臣因補乏曰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

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

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畧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表

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標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

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

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曰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

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表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

謂曰表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

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謂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

府之於表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

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



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書言義曰多殺忠良曰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義反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

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曰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表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曰紆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

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

日秦師乃出呂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魏川宅鳳尊  
氏周固南甫

後漢書五十八

張衡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北宋本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為著姓祖

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

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

巨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曰諷諫精思傳會

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

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

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

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

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一篇也

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

乎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所已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

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

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已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故名之應問云有問余者

曰蓋聞前哲自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

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所招之情情式

昭德音式用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外單

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係义王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

中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已要利而富貴萃之貴

已行令富已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已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已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為好人已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已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

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

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已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學非所

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訪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鏡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褻衣也音丘厲反詩鄙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



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木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參三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鈔

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也鈔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昔有

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置又曰不索何獲

之繁曷若卑體屈已美言曰相尅尅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

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

恨不柔己意誰斬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斬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斬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

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

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駮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

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借也貼身曰徼幸固貪夫

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心有猜得

則盞殮饌舖猶不屑餐旌督己之猜嫌也盞食器也殮音孫詩云有蒙篋殮饌仕卷反舖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

旌督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舖之爰精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謬汝非

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曰

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遠行者必以賸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爾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

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為鎰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

我欲使我懷惠也士或解袒褐而襲黼黻或委雨築而據文軒者度德

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袒褐謂審威也委雨築謂傳說也袒音常主反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袒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臃蒙臃蒙言未晤也黃帝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

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

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



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

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顛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顛頊氏之子

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

鄉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四叔分

十刻畫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

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涸亂也涸音骨

公且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故論

六經曰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

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

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也言為下所執持西東也燭武縣緇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緇縣緇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

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緇而出說秦秦伯為之退師

曾連係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

咸曰得人為臬失士為尤臬猶勝也猶六博得臬為勝故樊噲披

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

洗且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

乃龜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龜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

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

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曰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雖然各有第序也夫女

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

蕞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未反聲或作罄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泐而龜鼈蟄棲息也禮記月命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

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西互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晉叔孫豹曰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

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呂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

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

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免為朱國笑也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捷徑邪至我不忍呂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呂歛肩捷疾也歛斂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

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邱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情也歛亦魯也

貴齊肩所尊俗之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邱否人涉邱否邱須我友邱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拜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

以道不求妄進也姑亦奉順敦篤守呂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也

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充上德之常服焉憚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

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

求技巧也音枝本或作按誤也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扁也扁音按珍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

爾先笑而後號也龜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斐豹呂斃督燔書禮至呂

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此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于城外也衛集豹字作

弦高巨牛餼退敵墨翟已紫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字作

隸也

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字作

隸也

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貫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秃節效貞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臥起節

且曰飛矰逞巧詹何曰沈鉤致精矰子曰矰且子之弋弱毛盡落並見前書

奕秋曰碁局取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

愍二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

庶前訓之可鑽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且韞櫝已待價踵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曾不慊顏氏曰行止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夫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單反

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曰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

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

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其牙機巧制

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

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曰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

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曰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

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

謂順帝被廢時也日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曰晉侯在

阻艱難備嘗之矣阻艱難備嘗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之情偽盡知之矣之情偽盡知之矣



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

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見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

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

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

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

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直類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

恒暘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常暘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

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

震者人擾也君已靜唱臣已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

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

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已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

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已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

子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

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

附呂妖言衡呂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

律曆已定吉凶重之已卜筮雜之已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

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



覲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覲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

孟之徒曰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

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

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誅死也而春秋識

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曰為蚩尤敗然後

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衛集云班與墨翟並當思時出仲尼後也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

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始必虛偽之徒曰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

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

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

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也

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遊甲開山圖曰

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自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

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曰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曰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

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

稱識也壁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偽不

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

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為吉凶倚伏幽

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曰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

之玄訓今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

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潛服膺曰永覲今縣日月而不衰

伊中情之信修今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息觀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觀與靜同

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兮竦余身而順止今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志團圓曰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圓垂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

如或結之旌性行曰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

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曰江薤江薤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薤與薛芷美襲積曰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

今初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襲積曰酷烈又曰襲積襲綴允信也既姱麗而鮮

塵久也邈遠也藹猶歇也表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

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

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八元八愷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鷲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鷲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且周公也譴誨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誨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

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見尚書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曰危身

與言烝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曰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已之志無可

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音沈續紛亂貌也願竭力曰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貼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

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五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

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大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曰試之矣又曰吾國有名焦

後漢書五十九



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  
國也夫義之為雋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  
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  
也庶斯奉已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  
化變也 泯滅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

香蕭蒿也 萑也 蕙芷並香草也 貴蕭艾 喻任小人謂蕭艾為不香喻弄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已服箱斥遠

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之行  
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

循法度而離殃離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

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 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目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 周禮黑與青

謂之黻五色備曰繡 辨貞亮已為肇兮雜技藝已為珩說文曰辨交織也音痛珍反禮記曰男鞶華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

囊盛帨巾也 珩佩玉也 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 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

棲遲已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也 棲遲游息也 耀靈日也 楚辭曰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恃已知而

華子兮鸚鵡鳴而不芳已知猶知已也 華榮也 子衡自謂也 鸚鵡鳥名 喻讒人也 廣雅曰鸚鵡布穀也 楚辭曰恐鸚鵡之先鳴今使夫百草為之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 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秀二被罪也 言恃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芝草也 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 時豐豐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侘豐豐進曰適迫也 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

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 咨妬媿之難並兮想依韓已流亡咨歎也 如忌也 媿侘偶也 侘協韻音苦郎反

辭曰媿目宜笑言嫉妬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 韓謂齊仙人韓終也 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 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 恐漸冉而

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吐而攄情岐吐山足也 周文王所居

也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已保名文君文王也 端正也 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

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歷眾山已周流兮翼迅風已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眾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

曰翼迅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 咸卦艮下兌謂艮也 從三至五為乾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勸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勸勉也 乾為金

玉故曰玉階嶢嶢高峻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已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

盡復以龜卜之也 周禮龜人掌六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詩小雅曰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青也

後漢書



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首丑貞反

翳而哀鳴翳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鵬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且益榮鵬鶚鷲鳥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子謂衡也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靡之言子

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悔惡也元

也傲整曰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

也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翺鳥舉而魚

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擗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為玉酒

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喻青

岑之玉醴兮餐沆瀣已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空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西往東方

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

禹於稽山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

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

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于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奔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日

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曰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顛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

愁蔚蔚曰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後漢五十九



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涖土正西弁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

陶淮南子曰日至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揚芒燦而

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溫風翕其增

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顛羈

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顛獨也音苦骨反不顧金天而歎息兮吾

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呂承旗纒繫也音山綺

反朱鳥鳳也楚辭曰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

鳳皇翼其承旗也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已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

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

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許勿反

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解皮也言去蹶白門而東馳兮云曰行乎中野蹶音厥

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禮記云蹶行蹶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

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

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

河故云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呂濟子號呼也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

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相佯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泗河林之

綦綦兮偉關雎之戒女泗音許吏反爾雅曰泗息也綦綦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

女君子好仇衡觀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

河洲而思之也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也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遠道也爾雅曰覆審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兄也

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鼈令瘞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



靈殮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成都見蜀王

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今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

鼻望羊多髯癯瘦通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竇號行於代路今後膺祚而繁廡實謂孝文竇皇

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

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

後至光武中興也王肆侈於漢庭今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葬之女也前書

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

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葉

而遘武尉謂都尉顏駟也龍蒼雜色也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三葉不遇也上惑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字聖卿哀帝時為六司馬年二十二衣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家至尊無以

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夫吉凶之

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曰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

諡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

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看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

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祛而忌伯兮闞謁賊

而寧后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

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卻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通人闞於好惡兮豈愛惑之乃剖通人謂

公等闞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羸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闞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羸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羸秦姓也適猶發也謂始皇發識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或輦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

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慎寵顯於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贖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况

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毋綿纒呂滓已兮思百憂呂自疚綿纒猶羶制也滓音胡鼎反衡

插地中為事也集注云滓引也言物羶制於俗

引憂於已詩曰無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忱而佑仁監視也孔甚也棊輔也忱

思百憂祇自重兮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湯蠲體曰禱祈兮蒙厖禠曰拯人蠲潔也所求也爾雅曰厖大也

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赫恫湯蠲體曰禱祈兮蒙厖禠曰拯人爾雅曰厖大也

景二慮曰營國兮營惑次於它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

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平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

氏春秋魏顆亮曰從理兮鬼亢回曰敝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爾用先人治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

命余是以報也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名谷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臯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今魂慙惘而無疇慙惘猶敝悅也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偏迫也行

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

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

韻音修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

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訓曰選鬼神於太陰

顛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顛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外附禺之山帝顛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偃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

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廣

雅曰垠罟也縹馬韁也音思列反迅颺瀟其勝我兮驚翩飄而不禁颺風也瀟疾也音肅

貌也既遊四趨豁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豁啁深貌也給音呼舍反啁音呼加反砾音林亦深

方又入地下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

尼仲尼對曰土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慌忽無形貌也

之怪曰墳羊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出右密之閭野



恭職而並迓

命皆也迓迎也

豐隆軒其震霆今列缺擘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

震也霆音廷列缺電也擘光也

雲師翬曰交集今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翳也翬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

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輶琫輿而樹葩今擾應龍曰服輅

輶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輶謂之輶郭璞注云輶

輶上環也轡所貫也琫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

百神森其備從今屯騎羅而星

布

周頌曰懷柔百神森眾貌也屯從也

振余袂而就車今修劔揭曰低昂

修長也揭低昂貌也

其映蓋今佩綌纏曰輝煌

喞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綌音林纏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反光貌也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蜿蜒攄猶騰也

氛旄溶曰天旋

今覩旌飄而飛揚

氛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覩雌虹也

撫軫軹而還睨今心

灼藥其如湯

軫音零說文曰車輻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鑠執貌也言顧

灼藥其如湯

瞻鄉國而心馳也矣

羨上都之赫戲今何迷故而不

忘

不忘其故居而昔迷惑思之

左青瑀曰捷芝今右素威曰司鉦

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

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鈴也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

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泆忍而為清

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清也泆音宅典反忍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裔皇也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泆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泆忍垢濁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翬翬

鸞鈴也在鑣翬聲也音嚶楚辭

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

蒙而紛翼翼曰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赫赫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

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九奏兮展洩洩曰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洩洩形與融同也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

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惟盤逸之無斃兮

懼樂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數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撫弦而餘音兮大

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

明大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也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彎威弧之撥

刺兮射罽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罽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罽冢之精上為狼

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礪。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壘牛北為河鼓磅礪聲也磅

音普郎反。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天潢漢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

搖攝提巨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偃蹇天矯媯巨連卷兮雜沓叢頰颯巨方驤

媯音孚萬反卷音拳。鹹汨颯戾沛巨罔象兮爛漫麗靡藐巨迭遏。鹹音一並翺翔自恣之貌也

音于筆反颯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貌。凌驚雷之硃磴兮弄狂電之淫裔。硃磴雷聲也硃也貌小也藐音亡小反邊音徒郎反

音康磴音苦蓋反。踰龐頽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龐音亡孔反頽音胡孔反淫裔電貌狂疾也

宋均注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廓盪盪其無

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開陽頽音俯音藹遠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說文曰悄悄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悄悄也暗音烏感反

惛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軻而徘徊。軻音轉雖遨遊巨媯樂兮豈愁

慕之可懷。媯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颺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服清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

文章煥巨粲爛兮美紛紜巨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

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畧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

歷陵之欽崆。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農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巨

省僇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

兮莫吾知而不恧。恧音女六反墨無為巨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崆山貌崆音吟。



也為不出戶而知天下今何必歷遠巨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侯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呂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

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

舟言初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相混俱流水中論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

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不遇其時而為患者所讒故引以自喻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攜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

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時躡蹻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回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

出為河間相河間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為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姪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

理視事二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

官訓詰崔瑗曰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象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誥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驗等著作

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

常歎息欲終成之乃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

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徵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又條

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必犧氏王天

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曰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

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曰更始之號建於光武

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

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

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

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

近推形算遠抽

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玄猶深也晰音制

張衡傳第四十九

張衡字平子河南西平人

後漢書五十九



卷之四